說郛續

說郛續目録

弓第二十

談剩 胡江

寶櫝記

明餘姚滑惟善

春皇者即庖犧氏別號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淵神女游於其上有虹繞之久而方滅即有孕歷十二年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有白鬚委地人或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審地勢以定山川始嫁娶以修人道以犧牲薦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名伏犧時有麟班之玉琥曰夜明投水則浮又有丹雀啣九穗禾墜地帝植於田食者後天而老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日生故以土德王考歷紀造書契服冕垂衣有袞龍頌吹玉律正璇衡薰風至眞人集乃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昆臺者鼎湖之峻處也立館於下帝乘雲龍遊遡絕域列珠玉於蘭蒲席上然沉榆香舂雜寶爲屑以沉榆膠和之如泥以分別尊卑華戎之位

常使風后伯常荷書劍旦恒涉而夕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水恒流如沙塵其淺難測有大風吹沙如霧中有神龍魚鼈能飛有石靑石堅而甚輕從風靡靡亦

於波上有草一莖千葉千年一花又名沙海甯封昔食飛魚而死百年更生甯封仙人是也

少昊以金王母曰星娥處於璇宮而夜織或乘桴而晝游至窮桑滄洪之浦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精也降水際與星娥讌戲奏便娟之樂而忘歸窮桑者西海濱也有孤貞之樹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不死

帝子星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旍刻玉為鳩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之遺像也

帝與星娥並坐撫桐臬梓琴星娥倚琴而歌曰天清
野曠浩茫滋萬象洄汨化無方乘桴輕漾著日傍當
其何至窮扶桑衛詩云期我乎桑中謂此也白帝亦
歌云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
星娥生少昊曰窮桑氏又曰桑丘氏六國時桑丘子
著陰陽書即餘緒也少昊以金主方一號金天氏又曰
金寶氏又有五鳳隨方色集於帝庭因云鳳鳥氏金
鳴山銀滿地如龍蛇之類似人鬼之形有山如屈龍
之勢故有龍山鳳水之目因以爲姓末代呼爲龍丘

氏

顓頊高陽氏黃帝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叶玉圖時有老叟謂昌意曰女叶水德而王十年顓頊生子有文龍負玉圖之像羣王執玉以禮百辟各有班序文德者錫以鐘磬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音振百里浮於水如萍藻之流有畫影劒騰空劒若四方有兵其劒飛起指其方而克伐未用時於匣中如龍虎之吟

海濱北有勒趧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行日無影

乃千歲食黑河藻飲陰山桂憑風而翔至中國

背河之北紫桂成林其實羣仙餌之

帝之妃鄒屠氏之女常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善者
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地鄒屠氏常不踐地常
履而飛电游伊洛帝乃期焉納爲妃夢吞日則生子
凡八夢八生子記云八神亦云八星又云八英又云
八力言神力英明也

時有丹丘日進瑪瑙甕以盛甘露充於厨也又其國
有夜叉駒跋之鬼以赤瑪瑙作瓶盂及樂器皆輕妙

魑魅不能逢旃又云瑪瑙是血凝成黄帝除蚩尤并四方妖媚塡川滿谷積血如淵年久血凝如石丹丘之野多鬼血化丹則瑪瑙也不彫削可以鑄器至堯時甕猶存舜在其中及舜遷甕於衡山上故衡山有寶露之壇下有石俑以發日月後始皇時零陵人掘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在舜廟之前後人不知年月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頌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之山如洗火亂八鴻如察帶八鴻八方也

幽州之北有善鳴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鶴其聲如鐘磬鳴則太平音中律呂及禹平水土棲於川岳之上又有巨查浮海其上有光夜明晝滅若星月矣十二年周天而更始名曰貫月查又挂林羽衣栖息其上

堯在位七年有秖支國進重明鳥又云重精雙精在目狀如雞鳴似鳳將解落毛羽無翅亦飛能逐猛獸使妖惡不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時人每掃灑門戶以待其至或未至則人或刻木

爲之狀於門牖魑魅皆退伏今人元日刻畫雞於門戶此類也

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於國都舜其師道尊之言及造化之始及禪於禹五老不知所從舜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憑霄能銜土成墳丘兼能返形變色登木則成禽行地則爲獸銜青沙如珠積成壟阜風吹如塵後蒼梧之野人採藥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則身輕

冀州西北三萬里有孝讓之國鳥獸昆蟲以應陰陽

至億年山一淪海一蜎魚蛟陸居有赤鳥如鵬以翼
覆蛟魚蛟魚以尾扣天求雨
南潯國有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異魚毛龍同穴時
時蛻骨於澤中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
傍氣乘風越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
記其數以瑶華之輪十乘隨王以載其書三十六年
王東巡大騎之谷超重霄之宮集諸方士問術世之
世時西王母乘翠鳳輦而至前道以文虎文豹後列

雕顆紫磨碧蒲之席黄莞之席與王高會薦琬琰清觴又進洞淵紅花嫰小甜雪昆流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

扶桑東五萬里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

滌陽山有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時國人獻之即謂蒿宫白有白櫺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十餘里

瀛洲上有青石可作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

魯襄公十四年晉文公焚山求介子推有日烏遶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燒晉人嘉之起一臺曰思煙臺種仁壽木似柏而枝葉長花可食其烏又云仁烏慈烏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也生之夜有二蒼龍亘天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沐浴徵在太常下奏鈞天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和樂有五老列於庭乃五星也夫子生時有麟吐玉書

於里人之家云水精之子系周衰而素王徵在賢明
知其與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去相者云夫子系殷
湯水德也
魯定公二十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
繫角由存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而解紱涕泗滂沱
及手解紱垂二百歲
三十二年起昆照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崖生之樹
千尋其文燦錯以此樹而臺周足大檻作栱小枝作
櫺其龍蛇百獸之形飾水精爲泥臺高百尺升之以

望電色時萇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見雲氣蓊然忽
有人乘空而至鬚髮皆黃非僮之類駕青螭其衣皆
緝羽毛時天大旱地裂木然其人能唱引霜雪氣一
噴而雲起雪飛坐者皆凚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有
人能使即席爲炎以指帶蓆而風入室裘褥金爐弃
諸皆下時有容成子質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淫策
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不取王乃
疎萇弘而受其諫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進玉駱駝高五尺琥珀鳳凰

高六尺火齊爲鏡廣三尺以門中視雖夜如晝向鏡語其中影應之韓房長一丈垂髮於膝人見如神明矣能以丹沙畫左右作日月盈缺之勢如眞馬照百餘步丙又噴氣作雲雨

二十六年王處昆照臺侍臣萇弘辯巧如流人以萇弘諂媚遂殺之流血成石又云成碧不見其尸

師曠者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妙辯音律著書萬篇人莫知源爾至晉平公以陰陽之術顯於當世乃薰目作瞽者以絶塞衆慮考鐘呂以定四時無差毫釐

耳

老聃在周末居返景山與世人絕迹惟有黃髮老叟五人乘鴻鵠或衣羽毛躭方色耳出於頂童子方面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譚天地之教聃退迹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慄奇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

有浮提國進神通善書二人作老作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肘間有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捴封以青泥中有墨汁若淳漆洒衣多成文畫石成篆科斗字說造化人倫之治有老子撰道經十萬言皆寫以

玉牒緘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壺汁盡二人割心滴血以代之或鑽骨取髓作膏捺其懷有玉壺中有丹藥之屑塗身則如故及經成二人不知所往

師涓者出衛靈之世能寫歷代之樂善造新曲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雁蘋生之歌夏有明晨集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此四氣之聲奏於靈公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諫曰此雖發揚氣律實爲

沉惑公乃去新聲而親政事師涓悔其乖於雅頌乃退而隱迹伯玉舉其寶器恐後世傳之歌靡滅世代遠矣惟紀篇意而已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望氣設以珠食施以寶衣食有渠倉之鳥以桂髓塗之爨以蘭蘊芬食興香至於臺上忽有野人披草髮而叩闕闚國君好陰陽五術之秘公乃延於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建以經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說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公謝曰

國之喪亂非君何以補之於是賜姓子氏名韋春秋因生以賜姓緣事以顯族乃號星氏至六國未著陰陽之書

輸吳爲傭保又有二美女一名夷光二名脩明以貢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以細珠爲簾朝下蔽日夕捲待月二人靚粧於簾幌之內窺者無不動其心魂皆謂神人目若雙鸞在輕霧色若綠水映秋渠王乃玩惑息於政事越兵入乃抱二人以逃吳苑越見二人在樹下皆云神女望而不侵

腳氣集

天台車清臣

潘默成磨鏡帖甚佳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書為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為姦者曾不若愚夫愚婦也

孟子集義章先儒被孟子說揠苗處多了將謂是告子助長然告子正是不曾集義惟恐助長只待義自外來襲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言勿求於氣者也孟

子必有事了方說勿正勿忘了方說勿助長耘苗了方說揠苗次第甚明但其說揠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揠苗之戒爲重掉了告子眞病

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箇善字偏旁一邊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孽善是宗嫡友人沈可亭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如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於發時如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

是走作這中却不是這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孽須亦從他身上出不任屈

周禮冬官不亾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簡帙散亂俗儒補緝不得其說不識周禮所謂天官地官者是如何遂以日野諸職並附地官如此則馮相寶章挈壺之類皆可附天官耶金叔明作周禮十疑十卷乃意勤甚予遂授以俞民復古編復古編者蓋著冬官不亾將周禮舊本再一證之叔明得之甚喜董

華翁又辨復古編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書之意予後來會叔明云復古編甚是某又與之考有一證據甚佳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亾其十豈可謂冬官亾也此說㣲快但冬官之不亾只可說數句證以地官使人自曉自推足矣俞氏乃斷定擬置此在天官此在地官此在某官以二千餘截以下之凡夫而妄意聖人之述作其不審如此蓋其淺淺之為人偶得此說喜不自持不覺成此其為此說之累多矣

程子春秋傳春王正月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此說至正張十一乃以爲非却又云天統建子之月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爲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眷乎正不必如此巧說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人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疎後來門禁森嚴全隔絕矣於是親倖宦宮者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

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周禮掌荼以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為荼荼今人以清頭目自唐以來上下好之洲民亦日數椀是茶也荼之麄者是為茗

載師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太宰九職之征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關市山澤幣餘通而為九而以財賄

爲歛與助徹之法週不相干而蘇老泉乃謂周自以十一名其實取於民者自重漸輕而至十一耳蓋惑於前而以某田任某地而以爲田制也予嘗曰遠郊四方井甸稍縣都九十六萬井王畿通百萬井而九十六萬爲十二是周人廢夏商之制厚取於民而孟子爲妄言矣蓋司徒田制而載師園廛之制也國之園廛邦中之賦是也郊甸削縣都之園廛郊甸稍都之賦是也載師六句相承上既言園故園廛不言國上既言園廛故甸稍縣都不言園廛也其曰以廛里

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即此見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是二句相承下文皆相承其曰以某田任某地者因制定後方就田之中而起地之稅耳予有辨說不詳載古人重本抑末故地稅常重而田租常輕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此語極其完全是與不是皆已著明胡氏傳刑牲歃血殆不獲已即位之初而汲汲以

求焉惡隱公之私也此語已是傷巧張主一云書公之及盟以譏其狥習俗之私而不出於由衷之信會邾之好卒不能以久成尤巧矣聖人春秋寫一句在這裏則物無遁形如何有許多工夫說人聖人固有特筆處却不在此只消寫一句是非自見私意不公也見盟長亂也見好不久成也見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寫此一句便見賵諸侯之妾毀壞綱常更不必問其他書法天王兩字春秋方是此第一句書王室事之不可不書天王繼

天爲王舉動如此此言外自可見春秋只消得如此平看

張主一有春秋集註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正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病中未及看偶華翁歸自朝盛稱之方能畧看中間義理自善但春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文公論之詳矣除非起孔子出來如范明友奴再生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註便是要質實判斷了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句

便難明了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
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天子之世卿
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
自是而事則非也此自是一説至於三統之説予嘗
以告華翁華翁亦以爲未穩暨再閲至夫人子氏薨
忽云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
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
之遺制與此說可駭此看先儒之言不分曉而又不
曉事也穀梁云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子云

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此不過所尊有嫌遂不書葬耳安得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先崩必備葬禮而葬但未歸太廟而神主享于別廟曁帝崩既葬然後以神主合歸于太廟與故甚明安得如張氏之言也魏徵謂太宗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是太宗后之墓而陵名且定張氏何不知之

淵明送一僕與乃子助其薪水之勞而曰彼亦人子也見得淵明知道王褒僮約無此事以文爲戲後世

虐用其下者乃以爲口實可嘆也

白樂天長恨歌叙事詳贍後人得知當時實事有功紀錄然以䙝𤁠爲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身爲唐臣亦然知春秋所以存晉之法便是艸茅亦將不忍蓋祖父與身皆朝廷長養不可謂艸茅不知朝廷若之此說不是不察臣不做此語但有惻怛憂愛之心語言是重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無

用之心養其無質之性抑不盡心知性也

康誥酒誥梓材斷然是武王封康叔之書不但朕其弟小子封之可證也管蔡以武庚叛幸而獲乎是當時至大至重之事更不引一句分明是武王時誥命然此一段事後人說不得並無考處其有考處皆成王也鄭康成不足信太史公亦是成王太史公又不足信左傳載衛祝鮀之言亦是成王方道兄弟皆武王所封而周公封魯又是成王詩頌分明載也且當時若已封武庚則妹邦無得封衛若已封衛則邶鄘

衛無得與武庚及三監登武王當時已作誥命將封康叔又思以舊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宣武王之誥以封康叔耶不可曉也

望崖錄

吳郡王世懋

李將軍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也射之飲鏃後知是石頻射不入李將軍射非勇于前而弱于後也前當其志堅也王右軍半醉作蘭亭禊序用鼠鬚筆書繭紙妙絕醒後更寫百十本終不相及王右軍書非工于前而拙于後也前當其趣合也嗚呼學道者可思過半矣能以李將軍射虎之志求道道何患不聞以王右軍醉時之趣探真真何患不得神來乎神來

乎未易爲俗人言也

毋輕生之徒無養生之厚無求生之過

揣摩傅會爭先巧中世以爲能吾非不能也但能之而不爲爲之而不願耳能之不爲蒲籬猶在爲之不願幾乎漏隄矣自今以往願一切不願必不爲一切不爲如不能非曰能之欤以自暢

修短有數早定于有生之日飛仙至人非凡福可企吾必曰長生卽妄也要使生時胸中空潤灑落去日分曉自在朝聞夕死本無限量亦無執着是在勉之

而已

凡人有少疾病志願常收神慮常靜逮夫病愈氣揚便多馳騖飲醇擁歡遺事拒客位高意滿望門難入鮮有不招憾者至于臥病之久即有疏節人多怨之是知疾病不幸也然而亦有入焉何者以疾病之心修身則寡累以疾病之人待人則寡怨

子之所慎齋戰疾予中歲懺悔因病思玄實借三言以爲日課晨起焚香誦經夜則冥心靜坐絕房室滑滋味嘗使清淨虛明之氣在躬此吾之日事於齋也

敢不慎歟晝之所交夜之所夢凡功名貨利聲華嗜好機械牟寵好勝憤恚等念隨有發處必以慧劍斬之務使本來面目古德訓言常爲勝主此吾之日事于戰也敢不慎歟禀氣素弱作用小過病態立見朝夕起居事事樽節減省不令快意適可而止即觀書探道不損夜氣隨事應機不涉躁心此吾之日事于疾也敢不慎歟

嘗謂道眼觀世本無榮辱就世間法言之受辱猶是實際榮與吾身了不相關如屈膝堦下候人門外不

無邑欝而受踐拒客之人有何享受然則浮榮之過目不必知道者已能輕視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有求免辱無求致榮

問今雖覺得是畢竟作何修曰但患不能覺覺得自然修問至道無爲宗修持安能到曰但患不能修修得自然無又問希夷中有物安得但云無曰但患不能無無得自能有

余中年來似於寄之來去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與郭言先後稍異即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它人榮

者與我了無欣羨一旦偶被之躬於我若無干涉先
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處又如日用間游飲
懽合之事通覺得倘然應迹嚼然無味便好塊然獨
坐無悶蓋從不荒處下手有巴鼻不樂處自然得無
也曾為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便到
愁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於入頭有先後
耳
坐右箴云染愛染情勞神勞形有一于此必伐其生
病則蝕心愈則廣營蠢茲凡民終墮無明四生銘云

勿以娛生敗趣向勿以尊生墮色相勿以貪生廣祈禱勿以憂生作煩惱皆病中自課實學也

王摩詰白樂天皆以詩人早有盛名晚而悟道然右丞逃禪世多知之不知白傳所得之更深也大都摩詰從寡欲入故多矜潔清淨樂天從知足人故多廣大自在學人晚年學道未離游戲當以陶淵明王摩詰韋蘇州白樂天四部時翫可也

燕閒錄

雲間陸深

杜詩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自是以定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樹嬾翁以為誤字欲更為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祖此但長公不若老杜之簡雅遠矣

山西地寒予六月初巡五臺嶺頭澗底層冰積雪雖盛尚衣薄綿再加一綿適可嘗憲副陳汝止伯安兵備代州為予言北上雁門更寒雲中更寒然煖木實

產其間此陰中陽也

水潤下情也性最上故雨露自高降而露又高凡水失其情則潰決之禍甚烈性上故也

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裴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二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內之罕有也

戴石屏詩麥麩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溪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一產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也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皆是以簡帙繁簡爲次第爾

李勘字定臣唐渤海王奉慈七世孫好學明六經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定臣恥之遂隱居陽羨常惡元白詩體纖艷乃集詩人之類古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其識超卓矣惜其集不傳於世無由考觀焉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

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

序記之系銘詩本於漢書諸贊如蒯通等贊云昔子

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

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竿郚譖胥

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訢屈懷王執趙高敗

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

作姦東平誅若滅去首一二字分明一篇七言古詩

少韻爾若東方朔贊云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

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則成韻語矣

世稱韓魏公之功業甚偉閱古堂記所謂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慨乎觀此則知其所本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皆在濂洛未興之前眞豪傑哉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石撰平定州人靖難死節州志載撰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　太宗靖内難諸郡縣皆下在江西城獨爲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此恐

失實按寧始封乃今之大寧與　太宗同起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守備江西伏節此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當繫之江西耳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予謂以國與人者有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

凡天下混一爲正統恐亦未精先輩方正學先生嘗

論之又似過繁予意欲析而言之蓋有正而不統者若周之東遷是巳晉宋之南附之統而不正者若秦晉隋元是巳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典甚正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後來功德過之賢人輩出惜乎與地不完而政教號令未徧於海宇不應混一之義由是觀之惟我　皇朝功德上宇有漢唐之所不及者史家正統宜曰漢唐　明而宋不得與焉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性澗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瀨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

堰堨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落儲石做閘起閘作瀦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蹊容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石守道作怪說以譏楊大年之文體吾鄉　國初有王彝先生字宗常作文妖以譏楊廉夫之制作文章

體裁固當有辯妖怪之目誠過矣

樂府中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戴油帽高昌西域國西州也

馬端臨論圩田日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此數言極盡吾鄉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

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今日閤中給引之始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於燕地稍偏北故然外

國亦[illegible]

刻而巳豈漏刻驗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於陰陽之消長也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異姓眞王俱饗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西豈能着此富家也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復興耶

今歲庚寅官曆九十十一連三月皆大盡冬至節在二十三月巳酉申正一刻明歲置閏乃在六月曆法莫間來年閏便數冬至剩剩謂餘也今年十一月大

晝則冬至所餘正七日而閏在六月何與氣朔生閏

豈所謂差一日者耶

閑中今古錄

四明黃溥言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于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于宮中然後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滅　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顯子詳見稷錄　太　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

呼庚申帝觀劉尚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此觀之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

北狄稱銀曰蒙古胡元之先國號蒙古者因以[illegible]號國曰金乃以銀號其國也後歷世祖方改號元

世人稱生辰曰誕辰曰華誕此誕字因詩經誕生后稷而云然殊不知誕者發語詞也今以稱誕辰似無意義但古今稱謂既久奈何亦識一得之愚云爾

元順帝有一象宴群臣時拜舞為儀　本朝王師破

元都帝北遁從象至南京一日　上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乃謫含山縣尋卒今墓在焉

宋時避廟諱甚謹太祖之諱匡胤即改匡衡作康衡英宗之諱宗實周濂溪改實作順欽宗之諱桓改陶桓公作威公孝宗之諱昚西山本姓慎改姓作眞如此之類甚多又如貞字殷字刊本中並缺二點畫其謹嚴比前代不同因錄如左

予嘗讀檀弓至子思之母死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於他室註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以予論之伯魚先孔子卒時年五十其妻之年必與之相似且上有聖人為之翁下有大賢為之子况年已及艾矣何得再嫁庶氏此予之疑已久茲觀瞿宗吉所著香臺集有易安樂府之目引漁隱叢話云趙明誠清獻公之子妻李氏能文詞號易安居士有樂府詞三卷名漱玉集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既而反目有

啓與蔡處厚學士撰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題僧之下才見者笑之此宗吉所以有清獻名家死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之句子數易安翁則清獻爲時名臣夫則明誠官至郡守亦景薄桑榆何爲而再適耶事類檀弓所記故錄之

奉化應方伯儼不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髭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糨得硬綳綳末

不書姓名閽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爾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宣德中光州司訓俞昌爲崔太守彥俊題子昂畫馬圖曰塞馬肥時苜蓿枯雞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爲的盧胡祭酒謂此含蓄褒貶誦之不輟

世儒論陰陽激而爲雷何神是豈知一物必有一神乎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船販私鹽至郡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挐人船上江岸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絶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誰即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爍髮半禿毋殁卒於屯所雷之有神如此

宣德間大父南山先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隸陞于少保謙任兵部侍郎欲舉王自代附書問消息大父復詩云出處雖同調

睽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曾陳疏曹參解促裝明年二三月趂作看翱翔西陽先生甚奇此詩王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參政大父未滿六年受

勅任廣西督學僉事常奏保明經章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相信交游四十年自甘揚烱後誰意祖生先散地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是宜出處窮通有命存焉爾

元薩公天錫常有一詩送濬天淵入朝地濕厭聞天

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鍾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一
叟鄙之公以素極意特步訪問其故叟曰此聯措詞
雨善但聞字與聽字一介耳公曰當以何字易之叟
徐曰看天竺雨而公詰其有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
來看雨公俯首拜爲一字師

宣德初先祖在南昌題春帖於學門云學冠西江討
邢仰詩書之府道宗東魯四方推文獻之邦方伯孟
公見而請題藩司外門先祖以堂堂藩府襟三江而
帶五湖濟濟官僚順四時以宣八政呈公即命刻之

至今不易
正統己巳先祖在湖臬與巡撫侍郎王公一寧督漕湖南聞土木之變公與先祖哭於岳陽驛曰不意今日亦見此事後　景帝即位有　詔開讀於戲後云云先祖語王公一寧曰似戲王言體公曰如何而後可先祖擬以對云於戲漢高帝誤圍白登非無奇計周宣王薄伐玁狁正在　興宜宗室休戚之相關實天下臣民之仰望詔告天下咸使聞知公稱善後公以語徐武功徐亦擊節嘆賞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蔡伯喈之恥其曲調拔萃前人入　國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　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　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今流傳華夷不負所學云

綠雪亭雜言

清江敖英

蜀臺清戎官舍之西有亭焉環亭有竹伯餘竿苗叢檖苑若玉人娟娟森焉侍焉拱焉揖焉毎職暇亭午飄風徐來則綠蔭葳甤浮連几席宛若陰洞嶰峠之間洒淅飛雪凉沁毛骨先輩好奇顏其楣曰綠雪亭云予自公退食嘗來亭中與此君相對翛然有吏隱之適而忘其倦遊於蜀天萬里之遠也欣然會心或追憶見聞或竊有評議輒隨筆而雜記之無誤次焉

越數月而脫稿乃以亭標題志所寓也弟愧言不居要枝葉空疎作我弦韋莫之或益然較之博奕庶其賢乎且將藉手以見君子

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愚曰東坡何嘗喜史記也子長史筆高視萬古稍知文墨蹊徑者莫不醉心況東坡乎觀其記季氏山房曰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自手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夫既稱老儒先生愛慕史記矣寧有不自好耶又觀其在海上與友人書曰[illegible]

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皆憲章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如此況於史記又寧有不自好耶且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碑似史記諸侯王年表夫旣法其體爲文矣非潛心領畧者能若是哉

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鼓鍾杜蕢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其爲子卯也大矣愚按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蓋忌而惡之也故君不舉樂夫蕢之諫平公善矣獨疑子卯不樂非明王

之禮也凡國有恤有忌不樂禮也獨夫死誰不甘心胡爲而不樂耶曾不思桀紂以是日死固可疾湯武以是日興獨不可幸耶況與其疾桀紂於死亾之日孰若即其所以致死亾者而疾之與其疾厥致死亾者又孰若即湯武所以興王者而師之則勸懲具焉善惡幾焉故曰子卯不樂非明王之禮也

愚讀寇萊公斥丁謂拂鬚事竊謂萊公過矣謂也憸人知敬事公實難而顧斥之拂情甚矣夫敬且斥使多行無禮將若之何吾聞古之敬賢有進履結襪然

割牲操几杖擁篲馭車者曾是拂鬚爲媚耶公於此宜謝而不宜斥也夫君子待小人宜不惡而嚴公無乃惡而嚴耶興曰到海之行怨根於此矣豈獨孤注者爲哉

或問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何謂也愚曰壺乾瓠也過水患負之可以不溺蓋言物之賤者時乎獲濟其爲物也弘矣昔孟嘗君淹恤於秦賴鷄鳴狗盜之士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口金虜之陷汴京也邀二帝如青城當是時也使得鷄鳴狗盜之士而用

之必能奪翠華而宵遁何至北轅哉即此觀之壺也惡乎不千金重耶

郭林宗葬母徐孺子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墓前衆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愚按今人用束芻故實多以爲美死者觀無德以堪之言又似美生者益古禮知生者吊知死者傷孺子之來吊也非傷也夫吊之爲言信慰之意也而美德焉意不在耶且吊人母死而美子德於吊意無涉林宗之解無乃

郢書燕說之類耶耶惜乎當日會集諸賢無有親問之
者
高孝基一見房杜奇之而托以子孫愚謂子孫賢不
肖成立覆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鑄哉况房杜他日
亦不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庇他人子孫哉
愚謂孝基於是乎不智夫大臣以人事君者也當國
之柄得賢焉曾不社稷是念顧煦煦焉私之子孫愚
謂孝基於是乎不忠
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予曰適然遇蛇而

斬之無足惟者乃若神母夜哭竊疑沛公嗾老嫗爲之又嗾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氣耳夫鈞謂之帝子也在彼爲蛇在此爲沛公何擬倫之不類耶雖然兵詭道也假神道以聳動人心尤兵家秘密之術觀田單守即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丹書類可槩見

陳仲舉不掃一室或問之對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用一室乎夫言大而誇此乃仲舉疏漏處昔衛武公九十之年猶以洒掃庭內自警益克勤小物則遠

天可期別東京之季宦官執政濁亂海內其深根固
帶可易搖乎夫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顧出臣章宜示
位者此何說也仲舉陳漏如此宜其有侯覽曹節之
及也

西漢末年災異頻仍金鐵之類有飛動者梅福以爲
陰盛陽微之徵也愚按金鐵陰之質也而飛動者陽
之氣也夫陽氣既微宜飛之類失常矣而非飛之類
顧乃感陽氣而飛何哉蓋陰氣極盛故能乘微陽之
氣以妄動而陽不能制也猶姦臣之强梁故能挾弱

君之權以干紀而君不能制也使陽氣盛壯則陰自安其常寧能乘之而妄動哉是時王氏釀禍咎徵告變明著如此

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訐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竊魏公之智遠矣哉

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豈能

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好作聰明饜大好大惡則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僅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自夫斯言之川也世之庸人於凡天下之事有必至之憂叵測之禍往往以此藉口誰則肯塵杞人憂天之念哉

秦始皇坑儒說者謂設爲陷阱而殺之愚以爲坑者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眞掘土而爲坑也今民間訟牒亦有坑陷之詞即是此意此坑字當作虛活字看如古云聲色溺人非眞溺於水也且晝之梏非

眞措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項羽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設使擲土爲坑若是其廣大彼降卒寧不知之乂寧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咸陽諸生誹謗君上幸而遇子產則不毀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便下毒手後之誦法孔子者當以此爲殷鑒何者古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執政乎況君上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夫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身無言責顧呶呶而橫議乎迨宋南渡以後此風

號舍堂有文畢竟何益　朝廷深懲此弊臥碑於學宮戒諸生不許言事其所以洗濯士心培養士氣如保處子意深遠矣

樵談有曰殺人者死法也肅皇帝殺人不死猶將殺人不死酷吏殺人不死法在乎又曰耕荒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可謂警拔俊語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

家之宗圖黃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畧而不著蓋慎之也後之為譜者當錯綜而窮章焉可也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乃譁焉狂焉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古者天子之嫡子亦稱世子如王世子聽於冢宰三

年盟王世子于首止之類是也諸侯之子亦稱太子如晉太子申生鄭太子華齊太子光之類是也西漢天子嫡子稱皇太子諸王之子稱太子如皐太子殺梁王太子之類是也[illegible]元庶子皆稱太子如四太子苻力之類是也　本朝東宮稱　皇太子　親王嫡子稱世子　郡王嫡子稱長子無嫡則立庶以長其分嚴矣舊制　太子未生生而未立立而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今其出閣而於　太廟司香其慮深遠矣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昻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昻曰莫留與他兒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爲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或問士大夫居鄉與故老燕集當序爵乎序齒乎愚曰古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齒明貴貴之義也又曰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

老老之仁也然觀孔子居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則是老老之仁孔子亦嘗行之於鄉矣今士大夫居鄉有能然者詎非忠厚之風耶

說命曰事不師古而克永世匪說攸聞然愚觀古人行事亦有卓絕孤高震驚天下後世而非尋常步驟可得而師者如堯舜以天下傳賢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柳下惠深夜覆寒女魯仲連談笑却秦軍陳嬰公孫杵臼以死而全趙孤呂叔季主焚梁獄之詞傳介子矯詔而斬樓蘭汲黯矯詔而

發僉廩王覇之合河水諸葛孔明征孟獲而七縱七擒謝安石當秦兵壓境而圍棋賭墅唐太宗縱死囚四百而復來歸獄郭汾陽之單騎降▲韓昌黎之馴鱷魚張忠定下馬呼萬歲而靖蜀軍之叛李文靖對使焚詔寇萊公決策親征虞允文不奉命出師而成采石之功若此之類皆非庸行之常誰得而師之知此則知古之可師者常也經也其不可師者變也權也

岳蒙泉詠陳橋兵變有曰河母素知兒有志外人剛

道帝無心又曰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

或曰使藝祖聞此亦將無詞以自解愚曰不然五季亂離斯亟天實厭之藝祖於斯特也苟以干戈取之亦無忝湯武之仁義顧能從容受禪廓清五十二年之間八姓十二君之汙濁而正。有光焉象泉以是誅心責備不已甚乎

宋南渡以後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直道不在臺諫公道不在政府明斷不在朝廷其於兩宮不歸八陵不祀置之於度外卒至靡靡恣悠宋社

乃屋哀哉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秪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已李沆不校狂生之詘吕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於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

哉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宋高
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載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
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
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古人慇潤家國惟貴務農故周人以稼穡艱難爲王
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人以力田應辟舉觀
古人制字富从田言富自田起也田从一口言有田
之人又貴食之者寡也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

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之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鷄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𠋣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

來向月了虧他扯摸度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

相與感歎而去

或問古今大姦惡蟠據深固玩之不可激之不可處之亦有要乎愚曰當於其黨與而圖之或除其黨與以孤其勢所謂剪其羽翼是也或披其黨與以漁其心所謂脅從罔治是也又貴察幾微而密法術是故得則成左袒之功失則成甘露之禍

奉天靖難之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於是有人賦詩蛾眉亭中曰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

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回首暘此蓋建文遺臣行遯時所作也

王稼村曰繫辭序九卦治一身天德也序十三卦治天下王道也

過蘊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閒行此地遂留藉[illegible]何事章惇蕘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古人觀會通以行典禮多以三數爲制蓋三者數之

節也情文之中也達之天下可以經也故冠禮三加射禮三耦賓主相見之禮三辭三讓郊廟百神之祀致齊三日喪禮孝子三日水漿不入口衰服止於三年娶婦三月而廟見其明罰也止於三就三居其矜恤也止於三宥其黜陟幽明也止於三考其建官之極也止於三公三孤教之而賓興也止於三物數以三爲制何莫不然不及者則失之儉而固也過之者則失之奢而濫也惟其稱也故君子愼焉

中與之中字讀運之遭字韻書皆讀作去聲近見里

中學究多讀作平聲訛矣噫六書之學廢而點畫譜聲之訛寧止此哉

愚在京師見馬草中火發作陳留縣見油簍中火發在泰州見乾蝗堆中火發在邠州見積聚油紙中火發皆濕熱遏蒸於內不得發越故鬱攸不戒其來有漸

吳中有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熒熒欲滅忽見盜在室中掏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恭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

孫自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窬者含笑而去

陽節潘氏以少事偽朝爲陳情之謬孫霜崖嘗有詩曰偽朝料得非公筆不得當時墨本看霜崖意料史官纂易其詞故詠此以平反之夫忠孝一揆也以李密之孝寧忍忘君而媚讐乎觀洪景盧改太極圖說首語則偽之一字出於史官之曲筆或然也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文不諱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

非禮也

近見一種文字險澁其語以爲奇僻惟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奥兀其體以爲高其志益以盤庚爲古文之鼻祖而淺視史記漢書以奬紹述爲古文之宗子而下視韓柳歐蘇曾王(下略)

碧眼兒服傾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噫弊也甚矣

提學彭雲用嘗語予曰君子提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甚然終當噬臍予退而思之

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

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考官得之喜甚他日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爾遂相傳爲笑愚按東坡斯言非無稽臆斷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

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即此而觀東坡之意得非觸類於此乎

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搆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同寮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常佗

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决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大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

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

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焚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予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永嘉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悅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

春風堂隨筆

雲間陸深

世傳花卉凡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理或當然予家海上園亭中喜種雜花最佳者為海棠每欲取名花填小詞使童歌之有海紅花海榴花更欲采一種為四闋累年而不得辛丑南歸訪舊至南浦見堂下盆中有樹婆娑鬱茂問之曰此海桐花即山礬也因憶山谷賦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但白花耳却有歲寒之意

本朝畫手當以錢塘戴文進爲第一　宣廟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　宣廟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爾　宣廟詰之乃曰大紅是　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　宣廟頷之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宋王士元畫武王誓師獨

夫崇飲閣藏者以爲精慮入神與六經合孫四皓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爲文進姤之定爲下品止賜三十縑古今忌才雖曲藝亦然可資浩歎文進名亦偶同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爲貢於東　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詩詞咏聚扇者頗多于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痕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正今摺扇葢自北宋以有之倭人亦製爲泥金

面烏竹骨亢貢出自東　果然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孽破
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此司馬宣王過溫歌宜入詩準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
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
五所是役類　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
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長子羊頭山秬黍可以纍律河內葭莩灰可以布琯

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於此耶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

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

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多以十二生肖配年爲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胡語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一條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道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靜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惟其未能安故資於神通惟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得耶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耎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爲可題爲筆經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爲青苗錢公青苗之法雖不同其爲虐政一也

王忠肅公翺字九皐鹽山人爲太宰時每呼二侍郎爲崔家尹家至今相傳以公爲朴直此字亦有所本蓋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每呼韓魏公

爲韓家若今人則爲輕鮮之詞矣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爲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嬰兒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五寸餘

栝松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香吾鄉錢簶先生號艾衲蓋取諸此趙文敏公號松雪乃是一香名若艾衲香亦可稱曰松雪

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呂文靖題鏡湖天花寺一絶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窻向冰開不用閑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予欲取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堂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閒又富閒他衙門中尚多惜不得其詳此語蓋自宋以來即有之元豐時有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

職判視兵職駕庫典了滋務刑部北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翎典後時事不同文稱之語曰吏勲考封三婆三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蘿麪兵職駕庫嚴薑呷醋刑部北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身餓鬼本朝國子監自太祖宗以來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予自編修轉司業時適祭酒闕予得旨遂署印稽考錢糧其實空虛典簿廳王起息揭債予問之前祭酒石熊峯邦彥先生云自來如此余遂舉劾典簿王[illegible]劾者黜之適

進供堂皂隸銀數兩[illegible]色如黑銅子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者絕倒

世目簿行人爲沒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爲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爲沒前程然則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

丘文莊公仲深濬近世最號博學強記洛陽劉少師希賢健嘗戲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却少一條索子文莊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却少散錢蓋

報之也吾聞崔同年子鍾銑云訥齋嘉話云貫如散錢一是索子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爲奇大至尋丈者絶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產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此類有甚大者或云出海島中水洗而成文海舶取以壓風者往年入蜀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墻有甚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㪅多惟疊雲者爲甲橫文疊起如攢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

圖者曰玉帶流小其文背堅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犀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圓斑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黑色面作熊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猙狠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粗記如此

歙石製硯識者以爲在端溪之上予讀江賓暘送姪傳硯序因删次其語爲歙硯志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琢爲硯遂開天下山在羊鬭嶺之歙所水夾之水盡處乃產硯石有

坑一曰紫凡次曰羅紋今呼為舊坑又次曰莊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實與舊坑又自為三曰泥漿曰蕉心曰綠石去舊坑纔數尺而石品復與自莊基北行三里泝溪而上曰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今在永底不可斷矣

舊坑綠石為上生在石中斷者先去頑石次得硯材然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石心最緊處為淚出至操處為絲愈慢處為羅紋故曰緊處為淚慢處為絲然人理然

絲之品不一曰側絲曰內裏絲曰葉絲曰馬尾絲爾
旺絲爲脊正視之腠腠見黑點如洒墨側視之脈絲
纍然工人謂之硯寶蓋石之精云惟東心坑或有之
他產則少故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膌而黯絲
渾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
燥皆不甚宜筆墨云

宋謝堅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嘗
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佳石
有白文繞兩旁宛轉如二龍既發爲硯而雲氣不復

見矣

哥窯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窯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即官窯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窯

雲蕉館紀談

魯人孔邇

友諒愛姬花華夫人善月琴友諒出師必以隨呼爲桃觴未幾物故葬于右耳峯猴溪橋側樹石月琴以表之至今人名月琴塚

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珠爲纓絡掛于角上纏金爲花鞍群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　國初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上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

于西山

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綵結絲爲花樹自府第夾道植至匡山又剪繡于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是也

陳氏既亡有宮人小春逃之民間嫁于蒲亭彭本清本清問陳氏宮中事小春言後庭數百人皆錦衣玉食用極奢侈有条妃者陳所至愛海賈所進金絲紬花襖紫霞帳水晶樓鳳箱皆以賜之及敗投武昌井死又陳氏喜食玉葉羹以西山羅漢菜及曲江金花

魚爲之味頗佳

明玉珍徐壽輝臣也初倪文俊陷川蜀令珍守之既而陳友諒殺文俊又弑壽輝珍遂僭號改元時至正二十三年也初都成都繼又都重慶珍卒子昇嗣

浣花溪自唐薛濤後能以溪水造箋者絶少珍守蜀時有郡人陸子良能之巧過于濤珍于溪上建搗錦亭置箋戶十餘家令子良領其事箋有桃花鳳彩雲樣錦幅等名夏亡子良又死今不復有矣

蜀人多以酴醾花作酒未得其妙又以竹葉竹窨貯

筠管中合醸之十餘日開來香聞一室味極甘美氣更清涼至今蜀人傳其法號開襟酒

昇在重慶取涪江青蠙石爲茶磨令宮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霏亭海棠花味倍于常海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

昇能飲宴會不用杯盞以大甕盛酒用忠州引藤一吸半甕夏月畏暑作露帳四面架風輪以花竹箪卧其中宮庭修甚席地以蘇薰薦鋪錦褥于上宮人不用凳兀以此爲坐

城西清水穴亦名粉水井巴人以爲粉則膏膩鮮明

昇建銀輝館于側署官掌之以供公用日給數定于

宮內號其官爲花粉御史

蜀地荔枝叙州爲上昇于荔枝熟時設荔枝宴以會

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醪潤色奪雞冠新荔紅是

也

廣安出紫梨到口卽化者爲佳昇取其汁和紫藤粉

爲糕名雲液紫霜食之能却醉

帝乙廟北極眞武廟並在雞鳴山供國子祭酒宋訥

奉　勅撰記普濟禪師亦葬雞鳴山又有都城隍廟

學士劉三吾奉　勅撰記

江學庭為祭酒　帝幸國學講易之太極言亨屯循
環治亂倚伏惟在人君謹之斯為得耳　帝悅賜宴
崇文閣詔自今講讀明下勅戒者例皆賜宴名光儒
宴

友諒時或進綏王注出于薛塘古墳謝庭春獻月色
之盂得于弋陽陶氏又開寶市于偽都招致游商大
賈仍建尊彌館朱衣巷內以待有貨者設賓客卿使

之名豐其穀祿則其敬禮得其絶色以進則封爲奇貨上賓得珠玉以進則封爲珍精貴客又有華卿麗使亞于賓客也

蒹葭堂雜抄

上海陸楫

[illegible]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復中華之統人謂闢乾坤於再造功高湯武不但邁漢唐宋而已昔以爲此開天命聖神爲千古[illegible][illegible]爲百王雪恥無足與者但[illegible]皇即位改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十一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亦皇上一人而已

國朝成化弘治間大學士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同朝雅相敬愛劉北人器度嚴毅在內閣凡事獨秉大綱其學問不事博洽丘南人則博極羣書爲一時學士所宗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倉錢幣縱橫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譏其學無大綱也丘公聞之語人曰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可貫獨柰何哉士林傳以爲雅謔二公雖名位相抗而劉相孝廟二十年碩德重望卒受顧命稱本朝賢相丘之所就似爲不逮相業

豈以博洽爲貴哉

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或二十餘人

第一甲例取三名釋褐即授翰林修撰編修等官儲之館閣以備台輔其重無以加矣然讀蘇老泉之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爲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或亦以三人爲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爲之與然不可考矣

本朝靖難死事之臣以天台方孝孺爲首孝孺博學宏材少時嘗過嚴陵釣臺有古詩一章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却向桐江釣烟水此不獨工於詩亦天下第一等議論也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地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試于雲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州士苦于就試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請乞於

科　詔行之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貴州解額
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
子撫按合請于　朝以湖廣乃今　上龍潛之地
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增額　詔增至九十名　本
朝愼下舉士類如此
嘉靖己丑遂菴楊公爲首相　上倚注甚切時議禮
諸公受知于　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敏公韜時
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　上大怒削秩賜罷文
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大學生孫育公

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蠱公保護如子弟公在桐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敷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為人所擠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寧能京之一尅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太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爲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即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籤出簾籤上寫彭時二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即入北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太學士計街夢時彭公尚在及後彭公卒于官諡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于官諡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諡如出

一嶶亦奘矣

每見館閣諸先達對後學縷縷道　國朝典故先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　國朝前輩抄錄得一二事便命不肖熟讀而藏之蓋士君子有志用事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而魏相條鼂董之對特見重於　朝廷良亦爲此朱文公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謂正則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公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爲博洛不究心當代事故一問及　胡廷

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悉如觀世縱才華邁衆恐其見諸施爲自多窒礙宜識者目爲俗學無足怪者矣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楊州鈔關有部官司關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伺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 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莫不爲之絕倒

嘉靖庚子予自京師還過淮陰漂母祠見題古詩一

絕於壁間有云賢哉一飯恩千載猶廟食如何漢諸陵寂寞生荆棘吁可以志感矣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倚歟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舜時冀州爲王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爲職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木之不爲害者天幸僅萬一洚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溫州太守

重來歸昔何廉退今何違御金館在已如掃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鳳凰臺記事

三湘馬生龍

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　上時出閱視監掌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雜泥壤即築築者于垣中斯金湯之固也又于城外起土城以爲不測屯守之計宮中陰溝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濶八尺足行一人一馬以備臨禍潜出可謂深思遠慮矣

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

丁民爲費甚重乃營三園于鍾山之陽植棕漆桐樹各千萬株以備用而省民供焉

洪武初于江南門外稍南五里開河通大江江中舟船盡泊此以避風雨名上新河又開下新河官司馬快船所泊處

玄武湖屢溢築堤以防之名太平堤在太平門外又佛寧門外開穩船湖以通江水爲泊舟避風之所

建來賓重譯二樓于聚寶門外待四　朝貢者舊有魚脊方緝鱗盤皆中土所少者本浡泥國王物王永

樂中來朝卒于京師因遺二物于舘後遷都取去玉墓在石子崗

太祖初渡江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于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脩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太祖駕幸鍾山僊洞詹同文應　制詩云大駕春晴臨寶地鍾山老翠擁金僊瑶花如雨三千界紫氣成龍五百年風送香煙浮袞服池涵樹影拂青天詞臣

侍從何多幸安得詩才似湧泉

石城關邊有清江樓石城樓三山門外有集賢樓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十餘里太祖一日命察諸司官吏等獨戶部歷事監生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爾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驢而行

高皇后足最大　上嘗戲之曰焉有婦人足大如此而貴為皇后乎后即答曰若無此足安能鎮定得天

元宵都城張燈　太祖微行至聚寶門外見民間張一燈燈上繪一大足婦人懷一西瓜而坐　上意其有淮西婦人大足之誚乃勦除一家九族三百餘口隣里俱發充軍

太祖特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以手足甲用好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聖體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于家　上留杜

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爲太常卿後卒葬于米西寧晟塋側至今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太祖進膳有髮召問光祿官對曰非髮也龍鬚耳因即捋鬚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

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乎遂自詣央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願豐堂漫書

雲間陸深

南畿辛酉鄉試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講爲考試官策問中有及 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者余當時才以恩義立說謂恩之所不能周者則當裁之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福不若裁以義而無患此特場屋體耳漫無籌策遂占首選程文所刻乃欲折鈔以當俸入亦非通論此事嘗往來於懷常與朋僚講之今制雖 將軍殿下亦歲給祿米二百石金枝玉

葉日以廣衍傳之千萬年之後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之益坐困之道也宋神宗時王荆公安石作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荆公徐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宗子遂散去其後宋宗室無論戚疎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與閭巷通生子則冒爲巳子以利其請給其濫若是今太宰遂菴楊先生一淸謂宜自 國王而下以次制其妃嬪之數蓋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狀如

飛鳥而銳喙肉㕦赤色而人　足按宋大觀間大滌山
人胡其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鼉鼓數百黑雲
叆靆間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夫陰陽
相搏擊則爲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雷若有象
則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火能
生土故也晦菴劉少師健爲庶僚時奉　命往祀華
山正及夏日晦菴與客高登顚見山下白霧瀰漫若
大海然而山頂赤日了無纖翳俯視奕煙暴起或丈
餘遞至尺許亦無所聞顧異之從者以爲雨作也及

下山村麓人云適有驟雨挾震雷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雷也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者是已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已公乃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爲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不樂鄭竟得罪

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楊兇發宋諸陵有裒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爲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以爲林義士埜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爲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官云

張莊懿公鎣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侯德資斑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

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

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

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能郡中一閧予將遊南

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

爲中書吏部員外郎將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

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爲過於中庸不可以

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俑於晉

太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令漸傳四方[illegible]

始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饒還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於所居白露山下因留一日語間及吳徵士與弼康齋先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公甫就學康齋時忽一日晨光初動窻外見康齋手自颺穀其不從作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如此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手為鎌傷流血不止舉視傷處曰若血不即止而吾收之即是為物所勝言已而穫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壁

不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擔而衣杜焉

天爵堂筆餘

四明薛岡

客星非吉星亦非因子陵而見劉溪漫筆辨之最詳楊升菴先生無書不考有詩云半天高榜驛門青我是客星非使星亦作吉星用不知何說

舍利余見數處大小不一有二三粒四五粒者盛以美器冪以絳紗祀之皆砂礫附會可笑獨吾鄉阿育王寺者㝵與余十五六歲時同衆聯禮見舍利懸徼漸大漸生白毫光俄而變五色其光用市如車輪或

東西轉或南北轉或平布旋轉或成大珠一圓或散
作小珠數十圓久之而滅余驚怖稽首而衆皆稱不
見

本朝永樂宣成正嘉窯器與　宣廟銅爐數百年後
價視宋將諸甆商周彝鼎必翔宋甆色製雖古雅而
器之精工細澤遠遜今代彝鼎出土者反易毀宣爐
在今日已不多得矣吳中名畫如沈啟南文徵仲唐
伯虎陳道復諸公後世珍之不在趙文敏米襄陽黃
癡倪迂之下而吾鄉金本清太僕畫竹亦必在文與

可蘇長公之間以其皆文人之筆無一毫畫工色相更難在好畫之中詩與書法無一不佳百世可知推之以理

畫中惟山水義理深遠而意趣無窮故文人之筆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蟲花草多出畫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盡余謂丹青有宗派姑蘇獨得其傳

讀書作文俱要一副眞精神坐則神奮臥則神弛此常情也然臥常可以作文而必不可以讀書曹操有欲案可臥讀楊盈川有臥讀書架二君不知何見今

之對書而睡者當儆之

六經二十一史文章在茲經濟亦在茲所當讀之書盡于此矣此外即諸子亦經史鼓吹耳讀固可不讀不妨近日學者務旁求百家雜撰尤沈酣世說以爲奇而質以經史茫然不能應亦奚以爲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必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不可不慎

世說片語隻詞諷之有味但可資口譚近日修辭之士多翕然宗之撮拾其咳唾之餘以飾文而亦斯小

矣

三百篇詩之祖也楚人之騷漢魏之樂府五言古詩去古不遠六義未乖所當誦法唐人之近體與而詩一大變然可兼爲不可專攻者也近日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即五言律五七言絕句善作者少而況古詩乎夫至無人不七言律而誰謂詩不差矣

于鱗華山記既奇既古亦肖亦眞方之寫照澗目送飛鴻之手不知記似三峰三峰似記必讀記而知華

之勝必登華而知記之佳想此老擲管時定有岳靈來助是濟南第一文字

七言律法度貴嚴紀律貴整音調貴響不易染指余見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宜其欲入而自閉其門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謝少連改三國志作季漢書以尊漢室陳壽國志稱魏稱吳而于漢則稱蜀易國號以地名余少時淚以書法爲壽病及今思之壽一代作者立意著史必有

所見魏吳本列國之號漢則劉氏正統之號夫以主統之號與列國對稱魏吳之失開卷便見故以蜀代之不知其大無當也朱子綱目雖以蜀漢接東西京之統而三國本志列在二十一史者一字之誤萬世不能改今人作事有偶勝古人者季漢書是已

風人與訓詁人肝腸意見絕不相同訓詁者往往取風人妙義牽强附會老杜身後受虞趙兩君之累不淺近見刻溪漫筆解三峽星河影動搖引天官書註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是天之旗

皷動搖主兵杜公雖破萬卷恐未必拘拘証古若此暑月夜半露坐時覩晴空星河影隱映錯落儼然動搖處處若此况三峽乎剡溪通士不應爲此解

學問如家計日營運則家日長否則退學問不日長即日退亦在乎爲之而已

嬰兒纔舉立見成人寸木方栽俄成林樾惟人學問只覺不增是故分陰可惜而思假數年

飲席中譚學問譚人陰私譚宦遊事蹟是大惡道耳不願聞然譚宦蹟止于取人嗤譚學問使人妒間有

取禍者譚陰私則鬼神從旁聽之

富貴人作貧態如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以布被示之貧賤之士作富態如庾杲之請人餉韭菹枯魚菜菹曰我不能食忘其三韭二十七品之膳此輩自古有之不但今日始見以兩人較貧士富態更可也哉

漂母飯信即令之老嫗見鬚眉男子行乞于市而與之食未嘗擇其人也觀其言曰吾哀王孫而進食明是哀其窮飯之而已矣王孫豈可哀之人乎偶然遺

信遂成千古之名士爲知己者死千金爲報信之意溪矣

古今之稱傲弟莫如象及舜以有庳富貴之象亦安焉不復以殺舜爲事矣使象生于今不當稱賢人邪

陽明先生在龍翔時有象祠爲之記立意極奇觀先生之記象安可不祠人皆有兄弟而我獨無蓋不能不思及于象

沛公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約之爲言節也觀其言曰父老苦秦苛法曰餘悉除去秦法則秦法極

繁多沛公特節之而爲三章耳非相約也
孟子與荀楊同列漢以來皆然請廢莊列之書以孟
子爲主自皮日休始
貢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
贅婿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夫贅婿爲貧不得
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贓吏同條漢人之輕贅婿如此
傷哉貧也
保身于身所大欲德人于人所不知守志于志所未
得輕世于世所不驚樂生于生所聊托惜禍于禍所

過享敦讓于讓所不堪祈天于天所未定眞名言也哉

長卿儀部之才如天風作來海濤忽湧難原其始難要其終不但今代無雙漢之文園唐之青蓮宋之坡老明之長卿葢一身四現者也

役使羣動莫若權賢者操之不肖者弄焉操之天下安而身安弄之身危而天下危至操之則不能弄之則不敢而天下與身之安危奚屬

子產在鄭民不能欺西門豹在鄴民不敢欺子賤在

單父民不忍欺爲政者視鄭鄴單父何去何從

做官而時時言去决非豐林茂艸之人爲士而語語自高必是昏乞日驕之輩

生我父母知我鮑叔座主之恩不在父母下然有嚴君之令不行于逆子况師弟乎

在上必陵在下必援上交必諂下交必瀆以此思交安得無轉盼操戈者

隱忍皆困貪心所使士苟廉潔卽能安貧能安貧卽無所貪惡在其肯隱忍

南茶北酒非余僻論余足北方五省足將遍所至咸有佳釀北方水土重濁而釀反輕清不類其水土至清豐呂氏所釀又北酒之最上南和刁氏稍次之亦爲北酒之上品南則姑蘇三白庶幾可飲若吾郡與紹興之三白及各品酒幾乎吞刀可刮腸胃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毋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一段境界殊是不群

譚輅

長洲張鳳翼

司馬公作通鑑朱氏非其帝魏乃作綱目黜魏帝蜀自以爲獨得之見不知其說昉于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蓋以晉以蜀乃宗室得爲正統魏雖受禪尚是篡逆至晉文帝平蜀始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是在晉已有此議論非創見于綱目也

晉書敘王敦桓玄宋書敘邵濬二凶于一一之後可謂得春秋書法

嘗讀宋史至韓魏公塡空頭敕竄任守忠一事未嘗不廢書而歎弟令正德初年館閣大臣能用此道以行韓文之疏則逆瑾輩甘心黜謫何至流毒薦紳旁及黎庶哉古事多可爲今人法而人多不能法古可惜也

宋淳化間東西兩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劫富室取其粟皆坐强盜棄市知蔡州張榮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太宗感悟下詔褒之因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謂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餱糧以圖活命耳宜

悉從末減不可與强盜同科此一事誠今時從政者
之所當知
按束修二字人知為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
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註以約束修整釋之又鄭均束
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
般束修至行俱是此意可見自行束修以上言能飭
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內有云自行束修
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修
以來為臣子忠孝交不謝瀆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

禮物何以云然以訛傳訛遂不辨明
天下有大盜而竊其小者也曹馬盜人天下呂黃盜
人國可謂能盜其究皆不免禍至有欺世盜名者所
盜無形宜若可免禍而亦有顯報蓋名者造化之所
忌也不可以大位厚貲盜之也計世間物惟一閑字
可盜語云偷閒偷閒即盜之謂也惟盜此庶幾無禍然
閒亦未易可盜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

先君性耎鬱夏月作希綱　一巾僅僅可數目郡人
爭效之魯坳，爾戲予云尊公盛德特以希綱

似白璧微瑕予應之曰郭林宗折角巾謝安石蒲葵扇王遵業穿角履獨孤信側帽亦可作微瑕否舉座大笑

有一士入試嫌硯重問硯工何物可輕硯工云惟漆查作硯甚輕士子曰我知之矣我聞莊周爲漆園吏當向彼求之走而求諸周周曰汝要漆儘來只怕人不識若漆查都被諸公偷盡矣此雖戲言似有所指也

予纂文選註既成客有持示一貫游貫游初不知爲

何嘗及閱其目云張君談矣既云文選安得復選有詩哉客歸以語予予曰此事當問蕭君不干張君事也聞者無不失笑

客有向予談冒籍事有中式二次復擬問革者予謂聖世立賢無方不應有此如李斯謂四君皆客之功則敵國之人皆可用矣況堂堂一統莫非王臣耶且若樂毅自魏劇辛自趙百里奚自虞亦可以非土着而棄之耶孔子之齊之楚自是道大莫容非以冒籍見擯也客大笑

男子即已身不沾祿于兄弟叔姪間有得科甲者亦宜足爲家慶乃有生忌心者寧冒認同姓貴人爲宗攀援異姓貴人爲戚雖傾家而不惜婦人即身不生育苟妾媵產子亦足以延宗祀乃有生妬心者寧至老無所依伶仃孤苦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能開諭之者

昔人謂借書一癡借與人書一癡既借書而復還人書爲一癡予謂此說大誤事夫已無書而借人之書有樂取于人之意已有書而借人有與人爲善之意

借人之書既得其益仍復還之不失信義三者皆不得謂之癡也自癡之言一出而有書者不肯借人借書者不肯還人雖欲借書無從借矣

浚適縣祠唐后二山泉巫取民女為公嫗有妨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命令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其害遂絶較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

坑儒之禍萌于橫議黃河之投起于清流士之處世可不思明哲保身哉

有張姓者別號心石年六十僕徒也客徵詩壽之予戲贈一絶云博望聞孫隱博徒不須對酒亦呼盧今稱石上稱觴處試問添籌事有無然不至謔也近來吳中里鄙多傷人忤物特舊罪于予則不敢承矣

曩時交際辭受俱真辭曰返璧受曰領謝近時辭者或止易一帖即以其人之禮還餽其人自以爲委曲而不知儀物俱無當也

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之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于文字

中譏評人甚者至于罵詈吾聞罵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罵詈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買禍者

向平一云尚平范丹一云范冉李寄一云李虔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况其遺事哉要之讀史者不可盡信書也

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賈充以韓壽子謐爲後事實類此秦秀以爲悖理溺情以亂大倫是矣然以吕移嬴以牛易馬古今亦不少更有合二姓以爲一人不知出何典也

郭景純青囊秘書自是堪輿占筮之術不知後世何緣用之爲醫家言考顏弘之傳求蚺膽療嫂不得忽有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蚺膽豈後世因此遂用之醫耶

昔人謂至人無夢在上如黃帝如高宗在下如孔子如莊周可不謂至人乎然夢華胥夢良弼夢周公夢蝴蝶果是無夢否

有二偷入蔡喬室喬聲若雷震一呼二偷驚仆有偷入王獻之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

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一何勇壯一何從容豈偷之所遇有幸不幸耶可發一大笑也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郡明府以賢士大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大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真今時絕無而僅有者

近來士大夫謝病多挈一僧出遊以表見其高人見之便謂是蘇長公佛印作用不知高政不在此若金公者無僧亦高

齊門外靈殿寺有大銀杏樹約二抱爲土人徐鑰氏所購欲伐之方舉斧樹根出血樹上有聲而鑰家火發遂不敢伐久之復爲從兄鳴伯所得竟伐之今不二十年徐氏與從兄俱絕祀業亦銷滅殆盡孰謂草木無靈哉

戲瑕

吳郡錢希言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問浣紗篇云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此又言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不可盡信哉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

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盖青泥與漢武斷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必避青泥之封故今人直以青泥爲墨矣

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瑇瑁筵此類甚多往往誤稱相沿不改後遂爲

塡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訛而作懷王便不成佳話矣高唐賦中旦爲行雲至今亦莫有稱旦雲者看來古人下語練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聞元微之會眞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名有名龍鍾者漢武帝時賜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

宋王微詠賦而廣文選誤王爲玉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宋人小說辨之詳矣近眉公枕譚亦援其說以爲疎謬如此殊誤觀者但余考宋書南史並稱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爲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此然時代遼遠古人文字少傳集中詠賦未之詳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遣詩二十二首載笠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間夜已深宋家微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

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託之聲詩乃爾益亦讀誤本而云然耶然令此賦果出景玄手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也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然杜氏未嘗誤也乃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遠行裝束爲行李耳觀隋江總有辭行李賦則行李爲行使亡疑矣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巳瘞

開棺復醒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此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之談以酒家主人爲狄希以沽酒者爲姓玄名石讀之眞可絕倒其非干令升筆斷無疑矣

梁權貴讀談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爲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並足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索　託跋蕭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摹䝉之據

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秦有嶧山碑泰山碑

朐山碑之罘碑瑯琊碑並李斯篆文而未聞鄒山有

秦皇石也豈亦所謂沒字碑耶聞山東鄒縣今有嶧

山碑翻刻蓋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

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按晉支遁字道林世

稱林公亦稱支公亦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

法師未嘗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北地道人

耳

南齊蕭諶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嚴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爲籠余以爲皆非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似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衕字當弄字者恐誤衕即巷字楚辭家衕家巷也楊子一閧一巷也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

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
之其主所借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
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
此於淮南之說理校長矣乃宋人詩話那惜絕生以
四絃換葬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
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眞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
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
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祜詩結語翻案最
佳思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

骨

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外傳注曰衝衝車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遥以折之按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豈注韓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輿根

爲折衝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唐有折衝府唐人曰司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北斗春秋漢舍華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塵餘

陳留謝肇淛

雞骨支牀百念灰廢惟是名根詞障未盡鋤除貧友過從下榻相對時徵僻事各記新聞不能言者強之說鬼退則稍爲刪潤上之側壁久乃成帙命曰塵餘塵餘者塵之餘也夫虞初齊諧繆悠不經山海宛委頗漫駭俗什九巵言強半道聽是帙也耳目近事歲月有稽徵且信矣世固有厭粱肉而嗜鯁鮿者

丁懸泰爲休寧令休寧民逐虎虎急竄入一古廟中

見土偶歸然以爲人也攫之偶蹐而折虎腰虎斃焉翌日聞於丁丁命播之歌謡以爲異政

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於河中浴醫曰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店中取大蒜細切熱麪澆之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況富貴乎 不入蜀

萬曆初江陵張相與司禮馮內使交驩甚一日會飲蒲州張相與馮江陵爲令曰一枝紅杏出牆來裏面也好外邊也好司禮曰枝㭃扶我過橋東我也靠你

你也葬我蘇州田滿地榆錢不當似這也使不得那也使不得

國初姑蘇閶門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則必毀時有童謡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兒來及況公鐘爲太守人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復毀矣

吳人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者夫家疑之訴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仍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

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談剩

吉安胡江

斬栽之曰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趨于歸曰志功名者榮祿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以易其慮模倣太過幾于勝錄古人之言矣

公字與稱字相對竊疑古人之以公稱者或俱是名如曰盖公丁公吳公龐公之類甚多自後世以君公字爲崇重之詞訓詁家凡遇稱公者皆曰史失其名

恐未必然也

錢狀元福才高一世然頗狂縱不撿既被劾去有詩曰一失足爲天下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數月卒

天地未生聲韻具于太極天地既分聲韻具于天地一陽之復聲韻之萌蘖也四陽之豫聲韻之出地也有聲則有數有數則有卦色象臭味吉凶悔吝皆自然而然者

顧御史綱跡奕絕邈功名難儁業于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庵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

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于時嘗學范公否則爲文公死謝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

遇群馬于途凡猝穿毛脫疲憊而觳觫者必官馬也逢數船于河凡蓬破篙折朽敗而罅漏者必官船也蓋乘駕無節愛惜無人故易以敝嗚呼今之從政其亦以民爲官民乎

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裁勅賜一科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今人有遷居或新築

室則儕醵金往賀曰暖房蓋自唐人已有之矣

王通著書事事欲學孔子故人以爲僭王莽在位制詔之類事事欲學堯舜而人不甚非之者其人不足責也

張元禎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家居二十餘年益心性理之學名高一時天下想望其丰采

蘭亭記絲竹管絃之詞誠爲重復然不特右軍言之西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漢初已有此語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分陰陽而兩之者也上經首乾
氣化之始也故彖傳言性下經首咸形化之始也故
彖傳言情

蔡虛齋明經而尤長于易觀其去銓司而乞留曹廿
心澹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見幾而
不俟終日非深于易者乎

兄弟天倫也友愛天性也泰伯以天下讓爽齊季札
以國君讓劉愷丁鴻以封爵讓市道小人爭一錢之
利遂鬩于牆人品之不同如此

天地人謂之三才輪人以轂輻牙爲三才弓人以膠漆絲爲三才然其所謂三才者亦玅矣